



春日琐事

董文静

惊蛰甫过，春日的气息愈发浓郁。厚重的棉衣不约而同改做轻薄春衫，踏青的人们三三两两，寻找着零星的春意。惫懒的人则兀自等待着，等春光迈着轻盈的脚步跃上枝头。春日里，做些平常事，也都带着一股难以言说的雀跃。

春日寻花，最早是迎春。不负此名，小小的，开作五瓣，黄得纯澈，似勾芒饱蘸藤黄，信手挥洒。田野里抽了条，长出野性的烂漫。枝头开着，枝条下落了一地零星的花，但你理所应当觉得，春天才刚刚开始。要等过几日，山野烂漫，红粉一团。周末归家的路上，路旁人家众多，大都有花树。紫叶李开得轻净，粉白粉白，挨挨挤挤，软云似的，裹挟着春风穿过鼻尖。桃花要更秾艳些，曙红贴着花蕊，尖端染开

一点桃之夭夭的粉，霞光飞上少女的脸颊，熏得人酒也似的醉。玉兰开出碗大的花苞，屹立在高高的树梢，可望而不可及。偶有路畔无人家，遥遥望去，油菜花开了好大一片，在田野里招摇着。借着春风，花香撞了满怀，衣襟上沾染的香气，比香囊中合出来的香料要好闻许多。自然是最赤诚不过的存在，一兜头便碰上万物生发，像一条铺满鲜花的长河，在记忆里熠熠生辉，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自有它的纷繁与绮丽。

春日问柳，不——不需要问，楼头的杨柳，一日一个颜色，嫩闪闪的鹅黄没两日，仿佛只是春困时打了个盹儿，记不清片刻的梦境里有着怎样的恍惚。一抬眼的罅隙，草绿翠绿混作一团，再过了多久，便该扑起蒙蒙的飞絮了。春水也涓

涓，不知几时破了冰，露出一片静默的水，等着春花照影，绿水微澜。天光也静默，偶尔投过一片云的影子。

春日听曲，最好是昆曲。是杜丽娘水袖婀娜，袅娜晴丝吹来闲庭院，娉娉婷婷的少女，怀着一腔春思，在姹紫嫣红的庭院里，一颗春心飞悬，因花开而心动，心神摇曳起来，花不醉人人自醉，腔调也便晃悠悠悠，拖长了细细嗓音，下足了水磨功夫，听得满耳朵都是熨帖。听罢昆曲，又觉得越剧也应景。恍惚记得《红楼梦》里《劝黛》中的一句，“春风会吹老梨花脸，光阴它轻轻在溜过。”戏里有着梨花一样的美人，海棠娇，梨花嫩，春妆成美脸，玉捻就精神。光阴也不忍辜负，浅浅在眉梢眼角，镌刻上一痕轻轻浅浅的皱纹，便在

春锄葬花的故事里，带着未尽的怅惘逝去了。本地秦腔，也自可听一听，只是八百里秦川，到底不同于吴侬软语，听来总带着几分难言的铿锵，哪怕是碗碗腔的《人面桃花》，一首诗里演绎出的故事，也都失之柔婉。

春日也须读诗，诗歌的国度，即是自由的国度。裙裾逶迤，淡扫一弯春山眉，涉过春江采芙蓉，信步闲庭，俯拾皆是流连的春意。迎面春风，不必相识，只从唐诗宋词里裁剪一段，塞在元曲的余韵里，连同春日里勃发出新岁的野望，一同补成春歌的韵脚。

春日琐事，桩桩件件，一回首都是昨日。于是只好学着白朴，对着匆匆匆匆的春光缓缓吟哦——青春过了，朱颜渐老，白发涓涓。

喜水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山里的孩子们。当他们蹒跚学步时，就会缠着父母牵着他们去门前的河边，一见水他们就兴奋不已，一见到水中游动的鱼儿，他们就激动得哇哇大叫。且山民们都是沿河而居，自然每家的门前都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小溪，山民们也习惯称为河，我家门前就流淌着一条被称为社川河的河，严格地说它仅是社川河的一条支流，源自离我家十余里的一座大山里。

当我刚刚学会走路时，已不满足母亲为我备下的一脸盆水了，常常会趁母亲不注意就偷偷往河的方向走，可每次都走不到一两米就被母亲拽回。

到了四岁，我已能够独立玩耍了，邻家有个和我同年龄的男孩叫来宝，母亲一来因家务活很忙，二来又有玩伴来宝，在再三叮嘱了那些“几不准”之后，也就任由我们野去了，当然这下河玩水是在地这“几不准”之中的，可她一忙起来哪有时间来监督呢，我自然就有了可乘之机。

摸鱼儿其实我们是从为小孩子抱衣拿鞋捉鱼开始的，可我们忙活一天，所得报酬也不过是两条小油鱼而已，却常常因把衣服掉水里了，或手中所提的鱼沾了泥，遭到他们的训斥，要是不小心把一条弄丢了或挣脱跑掉了，更要遭到他们严厉的惩处，那就是挨耳光。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一天，来宝挨了耳光，我们连两条小油鱼的报酬都没有得到。我俩下定了决心，从第二天起我们自己动手。那年，我俩虚岁才六岁。

第二天要自己摸鱼，我激动得一夜都没睡好，盘算着该带什么工具。自然，一根木棍是必不可少的，那得拿什么材质的呢？当然应该是鸡骨头树的，不但条直而且皮实，不易折。还有衣服和鞋，那是没有人替我们拿的，为此我想了很久，天亮的时候大脑突然开窍，不是有葛藤吗？把衣服和鞋用葛藤一捆往背上一背，不就行了？想到这里我强忍住笑，怕惊醒了奶奶，可奶奶一直就没睡着。“你一夜都在翻腾，我还不知你想啥来着，不就逮鱼么？”我赶紧向奶奶献殷勤，双手扶着奶奶的脖子，“我要逮着鱼了和奶奶一块儿吃，可千万别告诉我爸我妈哦。”“一定要小心蛇。”奶奶疼爱地摸了摸我的头。

摸鱼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第一天我逮住了一条漂亮的钱鱼。可钱鱼的劲儿太大，只一挣就把我弄翻到水里了，将全身搞了个精湿。来宝为了赶鱼踩着块石头一翻，一个狗吃屎全身都扑进了水里，自然也不能幸免于难。

我和来宝总结第一天的经验，第二天专选中小型的钱鱼，这天的分工也转换了，我负责赶鱼来宝专事逮鱼。一直到了中午我才把一条中型钱鱼赶入一块石头下，我的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我站在来宝身旁就等着他将这条钱鱼逮出水面。来宝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好大，好大，我拉不动。”只见来宝被挣得满脸通红，最后他高兴地命令我：“快，帮忙！我逮着了逮着了，是一条大家伙。”当他从石头下拉出来时，我吓得大叫：“蛇！蛇！”……最后我们是连爬带滚跑回家的。

逮到一条不大不小的钱鱼是在几天之后，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我们大鱼不逮，大石头下不摸。当我们提着这条肥嘟嘟的钱鱼回到家，破了肚，撒了盐，选了一片上好的瓜叶裹好，在刚刚做过饭的红火灰里埋了，不一会儿就闻到了喷喷的鱼香。当我们邀请奶奶品尝这美味时，奶奶却说，我嫌腥。奶奶的这句话，着实让我们很不爽，只一下下我们的心就被鱼香占据了，心里哪还有什么不快。可奶奶一直没有走开，仿佛是欣赏我们的吃相，随后不经意地说：“蛇在水里是不咬人的，一旦它的头一露出水面，那就糟了。”奶奶只说到这里就把话打住，又专注地欣赏起我们的吃相来。多年后我才明白，奶奶这是在向我们传授经验又怕揭了我们的短，奶奶是多么聪明啊，可当时我们还以为奶奶不知道呢。

我总觉得吃自己摸回来的鱼，味道比母亲把父亲逮回来的为我用香油煎过撒了葱花的还要香。也曾为这一发现而好奇，可一直找不到答案，当时也为此懊恼过，这个答案一直到上初中才明白——这就是劳动的滋味啊！



花花

周婷



早年我家有一只白底蓝色花纹的母鸡，母亲叫它芦花鸡，我给起名叫花花。

家里有好几只母鸡，下蛋也勤快，大家都十分疼爱。

产蛋旺季，几只母鸡窝当地卧在窝里，比赛似的开始孵蛋，虽然肚子下面没有蛋，却有模有样，摆出一副慈母的样子。这就意味着母鸡暂时不产蛋了。这还了得！母亲不知从哪儿得来秘方，把一个个罩窝母鸡放到凉水盆里冰一下，它们就会知趣地离开温暖的窝，不几天就开工了，咯咯咯地产起蛋来。

只有那只芦花鸡三次下水，三次甩干身上的水，卧在窝里纹丝不动，一副做定母亲的派头。

这一幕恰巧被隔壁的元姨看见了，她家几只母鸡没一只罩窝的，于是借了我的花花去孵小鸡。

芦花鸡在元姨家“正襟危坐”，元姨给它准备的月子房是用大筛子改装的，铺了厚厚的麦草，不怎么豪华但也舒服。

我到元姨家看过几次，它总是认真地用两扇翅膀把肚子底下的蛋盖得严严实实，不时把头弯到身子下面，用嘴

搅动身子下面的蛋。

“妈，芦花鸡在元姨家孵小鸡那么卖力，元姨好吃好喝地招待，它乐不思蜀了吧？”

母亲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路，芦花鸡不会忘掉自己的家的。

母亲那么肯定，我半信半疑，那就等着瞧吧！

鸡抱鸡，二十一。一天午后，门口响起芦花鸡咯咯的叫声。

“你这个叛徒，跑回来啦，想家了吗？”它丝毫没理会我的埋怨，径直在前面跑，还发出咕咕的叫声，我紧随其后，就听见细弱的唧唧声，纤细如一根丝线，原来是几个小毛鸡出壳了。花花的神情骄傲且满足。

元姨夸花花尽职尽责，一个蛋都没落下，全部孵出小鸡。

再后来，花花每天带着它的毛娃娃，在屋旁的草坪上疯跑，啄小虫吃草叶。

在碧绿的草坪上，一堆黄色的毛球滚来滚去，煞是可爱。

夕阳西下，花花领着娃娃们哼着歌回家时，走过我家门口总会朝里瞅几眼。

“花花有了娃娃，一定是忘了咱

家，会在元姨家住下，元姨家的伙食比咱家好。”我忍不住对母亲说。

“它会回来的。”母亲总是满怀信心。

那天下午，太阳本来红红地挂在天上，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泻而下。当我和元姨找到花花时，它在一个仅仅能容纳身体的地方蜷曲着，成了名副其实的落汤鸡，四周是水潭。小鸡呢？在花花肚子底下！元姨兴奋地喊道。我用手一摸小鸡，干干的，暖暖的。

小鸡一天一天地长大，到野外找食吃时，花花恨不得长八只眼睛，既怕走在前面的鸡崽迷路，又怕落在后面的丢失。

它捉到一个虫子，衔在嘴上在地上啄几下，咯咯地示意孩子来吃，再捉一只虫子，如此反复，我看了半天，它自己竟然没吃一条虫子。那它吃啥呢？

有一天，它绿绿的喙引起我的注意。原来，等孩子们吃饱了虫子，它才急急忙忙吃些草叶，草汁染绿了它的喙。

在花花的呵护下，娃娃们越来越壮实了。元姨和妈妈交涉，让花花就

留在我家吧，我买了它。理由是花花那么爱孩子，怎么舍得分开它们。

“那就由花花来决定吧！它愿意留，就住你家，不愿意留，就回来吧！”母亲笑着对元姨说。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母亲惊呼：“花花回来了！”我一看，花花舒舒服服地卧在用纸箱做的小房子里，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们。

“我说它会回来的。”母亲一副满足的样子。

不料，第二天打开大门，花花第一个冲出去，直奔元姨家，和它的孩子寒暄了好大一会儿，又带着孩子出去觅食了。

黄昏时分，它把一个个孩子安顿在窝里，又快步回到我家。

一连几天，它白天在元姨家带小鸡，晚上回家住。元姨向妈妈嘀咕，这小生灵不知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花花白天到元姨家带孩子，晚上回到自己家里，丝毫不顾及它的娃娃一个个快和她一样高了。

年关了，元姨把鸡一个个卖掉了，花花还每天去元姨家一趟。

这生灵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圆梦

骆建忠

如今，都市的变化日新月异，交通的快捷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每个人想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的心情是一样的。

然而，透过都市繁华，用心去观察并留意身边的老年人，不难发现，都市“悬空老人”的生活状况已成为民生热点问题。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善“悬空老人”的生活状况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并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出，今年春节前，提案被付诸实践，是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与呵护，关怀与尊敬。

春节期间，母亲的好友刘阿姨来我家看望母亲。刚一进门，她就笑呵呵讲了一件高兴事。“多亏了党和政府，年前给我们新装了电梯，你说我住七层高的楼，上楼下楼多不方便呀！现在有电梯了，趁着腿脚还利落，我得多来找你去户外走走！”“这是个大好事，前段时间还在念叨这事儿呢，今儿你就带来了好消息。”母亲喜笑颜开，打心眼里替刘阿姨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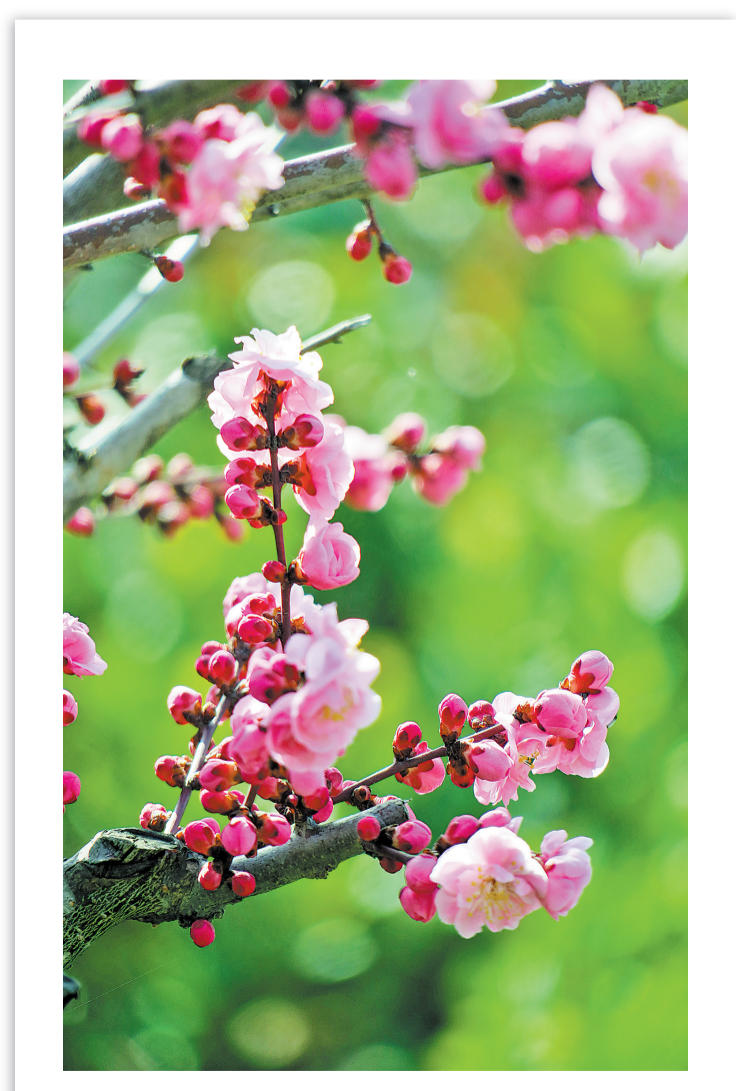
母亲跟刘阿姨是三年前认识的，盛夏的一个清晨，母亲去曲江江畔散步，刘阿姨正好在水边写生，母亲停下脚步立在刘阿姨身旁观赏她画的花花草草，画鸭画水。一位七旬有五的老人被另一位即将迈入七旬的老人如此热爱生活的态度深深地打动。接下来的每一天，母亲依旧去江畔散步，刘阿姨一如既往地在江畔写生。渐渐地，母亲和刘阿姨变成了挚友。母亲曾告诉我，刘阿姨对自己的绘画是有规划的，她计划

自己在七十岁之前完成一幅大作。母亲初识刘阿姨时，她六十七岁，由于之前没有电梯，每天外出写生回家得上七层高的楼，感觉有些费劲。于是，刘阿姨的心里不由得泛起了忧愁，她担心越往后她的出行会越不易。现在刘阿姨的小区装了电梯，她庆幸自己终于在可以在绘画之路上圆梦更多的梦。

母亲跟刘阿姨的友谊源于偶遇，长于相依，也许连母亲自己都不曾明白她俩之间何以情同姐妹，其间的玄妙唯有我一人知悉。父亲生前从事教育工作，三个姐姐也是，刘阿姨是教了一辈子美术课的教师。我觉得母亲跟刘阿姨的情谊源自母亲对家人虽不曾言语却一直深切的爱。时常，母亲也在家感慨，你刘阿姨说，她们那旧小区，一些老人都怕出门，出门晒个暖暖，上下楼都费劲。现在，安装电梯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母亲自然替刘阿姨和那些老人高兴。

临走时，刘阿姨说：“小路，等天气暖和的时候，我想跟你妈去你们的故乡商洛转转，你妈说商洛一年四季空气清新，尤其夏季是繁花似锦，绿树成荫，山清水秀。”刘阿姨的言语之外，我怎会明白不了那是母亲一直怀揣着想要回故乡看看的梦想，只是母亲看我日日忙碌，便从未向我提及，这分明是刘阿姨想助力母亲圆梦，回到故乡看看的委婉请求和期许！“好的好的，一定一定，阿姨，说不定去我们商洛游历一圈，回来之后你就会笔下生花，一副秦岭山水大作很快就会问世！”说完，我们一起欢笑起来。

看着两位老人绽如秋菊的笑脸，我暗自欣慰。我从未给母亲提及加装电梯改变“悬空老人”的生活状况是我建言献策的结果，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圆了刘阿姨和诸多老人的梦，而刘阿姨又在努力地帮母亲圆梦，这是温暖的传递，也是爱的接力。这种传递，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百故事